藝文 記

唐

惠山新泉記

觸孤及

此寺居吳西神山之足山下多泉其高可憑而上山下有靈池異花載在方志山上有眞僧隱客遺事故跡而披勝錄異者淺近不書無錫令敬澄宇源深以割雞之餘考古按圖葺而築之乃佈乃圬有客竟陵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峰白雲相爲賓主乃稻厥創始之所以而志之談者然後知此山之方廣勝掩他境其泉

伏涌潛泄潨滒舍下無注無竇蓄而不洼源深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壑袤丈之沿疏爲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若醴灑乳噴及于禪牀周於僧房灌洼于德地經營于法堂潺潺有聲聆之正清濯其源飲其泉使貪者讓躁者靜靜者勤道道者堅固境淨故也夫物不自美因人美之泉出于山發于自然非夫人疏之鑿之之功則水之時用不廣亦猶無錫之政煩民貧源深導之則于室孺矜知仁之所及功用之所格動若響荅其撰一也予飲其泉而悅之乃志美于石

惠山寺記　陸羽

惠山古華山也俯瞰吳地記云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穆寧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宋元徽中渴江住京師彌陀寺後人哀憩華山精舍華山有方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老子枕中記所謂是西神山是也山東峰當周泰間大旱鉛錫至漢興錫方殫故創無錫縣屬會稽後漢有樵客于山下得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有錫洽天下弊無錫又天下濟自光武至孝順之世錫果竭順帝更爲無錫縣屬吳郡故東山謂之錫山此則錫山之岑欽也南朝多以北方山川郡邑之名權創其地又以此山爲歷山以擬帝舜所畊者其山

有九隴俗謂之九隴山或云九龍山九龍
者言山隴之形若蒼蚪縹蟠合皆然鬬龍者相傳云隋
大業末山上有龍鬬六十日因以名之凡聯峰杳嶂之
中有柯山華陂古洞陽觀秦始皇塢柯山者吳子仲雍
五世孫柯相所治也華陂者齊孝子華寶所築也古洞
陽觀下有洞穴潛迴包山其觀以梁天監年置隋大業
年廢秦始皇塢有林野之興名昔始皇東巡會稽望
氣者以金陵太湖之間有天子氣故掘而厭之梁大同
中有青蓮花育于此山因以名山精舍爲惠山寺寺
在無錫縣西五里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家此山下故
南平王鏘有贈答之詩江淹劉孝標周文信並遊焉寺
前有曲水亭一名憩亭一名歇馬亭以備士庶接息之
所其水九曲蜿蜒流灑灘淵淪漣淥灌漱移日寺中
有方池一名千葉蓮花池一名纑塘亦名流沼歲集山
姬野婦漂紗濯縑共皎皎之色彼耶溪鏡湖不類也池
上有大同殿貝梁大同年置因名之從大同殿直上至
望湖閣東北九里有北湖一名射貴湖一名芙蓉湖其
湖南控長洲東洞江陰北淹晉陵周一萬五千三百頃
蒼蒼渺渺迫于軒戶閣西有黃公澗昔楚考烈王之時
封春申君黃歇于吳之故墟則此也其祠宇享以醪酒

樂以鼓舞禪流道伴不勝滌嘆遷于山東南林墅之中
夫江南山淺土薄不有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
溉田十餘頃此山又當太湖之西北隅縈竦四十餘里
惟中峯有叢篁灌木餘盡古石嵌萃而已凡烟嵐所集
發于薜蘿今石山橫亘濃翠可掬昔周柱史伯陽謂之
神山豈虛言哉傷其至靈無當世之名惜其至異爲訛
俗所棄無當世之名以其棟宇不完也爲訛俗所棄必
其聞見不遠也且如吳西之虎邱丹徒之鶴林錢塘之
天竺以其臺殿樓榭崇崇業業車輿薦至是有嘉名不
然何以與此山爲儔列此若彼修廊開邃宇飛
鶴林望江天竺觀海虎
邱平眺郡郭以爲雄則曷若此山絕頂下瞰五湖彼大
雷小雷洞庭諸山以掌睨可參矣向若丹修廊開邃宇飛
蒼眺檻凌烟架日則江淮之地著斯爲最也此
山亦猶人之秉至行負淳德無冠裳鐘鼎昌曄曄爲
通俗不有宣矣夫德行者源也冠裳鐘鼎流也苟無其
源流將安發予敦其源亦伺其流希他日之營立爲後
世之洪注云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
地當君山之陽東溪之上古詛之湖汴渚遁叟既以名

白命又名其山曰頤山溪曰蒙溪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溪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溪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曰而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最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順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雲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菅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鋤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滓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雜毒之藥以中面氣養蟒虺蜂蜴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頤名而察之　管切

朴不爲斡材養鈎棘之葉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蔕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困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爾寶又酌而飲蒙溪曰吾所以命夫溪之爲蒙者最子以決也子其決于彝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堙以通其流決于腴畝以施其潤決于涸澤以溥其惠決于廣陂使介鱗蕃育決于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

資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墊溺決于鳥鹵以嗇其施
決于池籞以耑其利決于刷歙同竇使蚓蟹爲畜決于沮
洳使黿鼉得志維溪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
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
也命是溪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于道而不希
于世養吾行于德而不眩于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
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頤又將決吾心于
仁義使不違決吾志于中正使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
不憂決吾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溪揖讓
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溪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
吾與汝黎乎

宋　徐鍇

周將軍廟記

君字子隱義興陽羨人晉番陽太守勰之子少而斫勁
任俠自處不護細行鄉人以爲暴焉嘗感父老之言以
南山之虎長橋之蛟并以爲三害于是入山殺獸既而
搏蛟浮沉三日竟斷之而出初里人以爲君之沒也室
家相慶既出始知人患已之深也乃入吳尋二陸而師
之學成義立以忠烈自處甚年而州府交辟嗟夫觀過
知仁則向之所爲非巨惡矣吳未爲無難督及王渾平

吳置酒高會謂吳人曰諸君亾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室分崩三方鼎足魏滅于前吳亾于後亾國之戚豈獨一人渾有慚色荆楚之烈氣凌太原兵滅之餘折而不撓又爲廣平太守積紀滯訟決之一朝君之果也于從政乎何有母疾罷歸爲楚内史徵拜散騎常侍君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化行俗易然後從徵及唐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君深文按之齊萬年及權臣惡君之強直以君討之移孝于君有死無二賊策之曰周君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于人必成擒耳嗚呼盜有道焉其知之矣及六陌之役梁王爲帥軍人未食形促令斬首萬計紘絕矢盡而援不至左右勸之退君以爲蓋進而絕其後繼君自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矣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門而出義不旋踵遂戰沒焉夫梁王以宗戚之貴義兼邦家非不知良才爲國之所憑懇蓋利欲之誘深愛國之情淺也而況悠悠羣品何足言乎由是而言君之所按非深文矣夫姦臣之于直士其不合有三佞直不同嗜好亦異一也邪正相形才望相繼雖欲企尚不能效之撫心内愧遂成讐惡二也以小人之性度君子之心以

爲善人之進必來排已三也有此三者至于及兵賢人既殞遂及于國夫剖巢破卵鳳皇不翔殺犨殞犢聖人亦逝將軍既沒此西晉之所以淪胥也二子繼德此東晉之所以光啓也君既除害鄉里稱之又嘗著陽羨風土記則精靈所遊留盼有在矣鍇以癸亥奉詔爲祠官去不忍惟君之見危授命當官必理雖百代之王者愿爲臣焉郡縣既以時致祭祠敢即其圖像而爲頌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左湖右漬君子之家烈烈周君國之爪牙梁摧國北晉也如何勢在重世所非類見善則

遷過而無遂旣旣白額搏肉朱虎矯矯長蛟噴沫飛涎摧殘摩滅丹川無文昌行不學將落裹足時秀先機時作聖德備嘉登我王庭所居成政所立傳名敏而應敵正以持傾亦既霜臺糾斯殲獮自親及疎何吐何茹翩翩摧幸假圓之威始賢醜正言遂其私取彼賢人委之乳虎信讒交毒會無一慮恭聞仙詔惟忠是與俾料理東千歲歸鶴來翔威加四海魂魄還鄉朔氣徘徊滆之陽斯文昌補德實無疆

縣宰鄧公德化記　陳鎏

上即位改元建炎秋八月杭州守土軍竊發爲盜意承

朝廷北伐之役勢未及討乃敢俘我王官燔我民廬獷
獍囚發府庫掠金帛殘毒婦孺城以守朝廷命將帥
甲二千用伐有罪將私犒賞不分士卒讐之師行次於
嘉禾其貔貅以叛勢不得進反兵北首聲假道于吳以
如金陵志實利寇松江軒橋以備賊得巨舟百數夜襲
松江一夕覘燼人無逃者蘇人閉關塹河被甲登陴及
賊距城雖矢石紛下而不少卻守臣實畏之乃使人遺
以書厚設金穀願得沿外濠以進賊計吳城險固未易
攻徒勞師糜遂盟以許之三[illegible]以行維舟於閶
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恤民愛物如此賊屈首無敎色謂季言曰毋憂敢不如
所言季言卽間遣公書且道賊所以狀公爲之喜且懼
謂兒人姦險雖首肯而心或違則適敗謀又明日賊舟
將抵邑南門公接見首領以禮折勞度賊氣平改容正
色語賊曰若所謂李公言不謬百姓得賜更生雖殺我
以償所志無憾不腆金幣以賞從者或甘言給我陽許
而陰背之願先殺某不忍百姓之權兒毒也賊欷歔感
歎謂公曰學士與李君實邑之父母當戒士卒釋甲受
犒卽趣舟以行乃指天以誓苟渝盟有如日公聞而後
喜可知也賊于衝道間呼謂邑人曰爾等賴縣令郗公
得保首領不然則松江矣雖焼頂斷臂何以報德于是
瘡老扶仗擁公之車感泣跪謝是日賊兵果解維以去
一毫ㄱ取士庶帖然不擾嗚呼公之覆護一邑如此之
至其古之遺愛乎夫漢唐循吏止有一事可書則勒功
于碑以志甘棠遺愛況公之德于吾民不啻覆載使後
世湮沒無聞亦邑子之罪也爰于是記其事爰聞唐朱
泚之亂得一何蕃而六館之士不從君子謂蕃仁勇人
也公儒者平時理縣尚寬恤百姓父愛之及是終以此
得抗賊非仁而有勇者乎且松江有大川可恃而卒破
蕩蘇人亦不免躬甲冑趋矢石爲城下之盟不愧僅得

免死亦幸耳無錫當通道外無城堞以守內無甲兵以敵賊一舉手則旋踵而傾覆郁公不動聲色俾賊善解李勣賢于長城遠矣嗟夫雷霆駭耳蜂蠆起懷雖貢諸荊育之倫未有不怍豫奪常者至若解紛赴難確然有不可挫之色自非足以化檮杌未有能喊虓虎而奪之氣者也以賊之殺部將破松江視民如螻蟻至我邑以公故罔敢流毒非有以化之而然耶昔漢劉宏農反火虎渡河後世以爲難事以公匹之過矣遠甚宜邑之父老必有爲公立祠者兒童必有爲歌謠者駢四儷六之士必有濡毫染翰爲公作詩以頌其德者至篆則恐公異日陞朝以濟大事秉史筆者舉其大而遺其細則敘公之事業不能無闕文得此則庶可少助而摘文愧近僭盍欲道其實焉公名漸字子進丁未十月日晉陵

陳篆記

胡　瑾

紹興奉詔新建軍學記

紹興五年秋八月知江陰軍事王棠請於朝曰軍故縣治有學燕燕廢餘十五年士無所於業今升縣復軍法得視列郡應立學宮教授員軍有閑田以畝計若干官籍其租士廩是充士之少若長願補學宮弟子其員二百有四十敢言以聞詔可於是以左儒林郎范雩充軍學

教授以其田贍學宮一如所請未幾講堂穹宏兩序端直舍次靚深庖湢潔具學則大備其從事陳剛中曰禮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請以命教名堂屬其同舍郎胡珥紀厥事乃爲著其大畧而告之曰江陰古延陵也季子墓距縣治西三十里列在祀典遺風固可想也學宮弟子朝夕肄業其中克究師友淵源所自勿貽前聞人羞則爲無負矣軍興以來公私告匱朝廷爲之捐田租命師儒一切廢所愛惜所望於學宮弟子宜如何嗚呼克咸自勉爾矣抑予聞之魯僖公作頖獻馘獻功修額宮故事職也長江之陰高室之封信能治其賦役明其獄訟訓其桀黠而師其賢人毋遽薄此蕞爾者鄭人鄉校始議子產后且更誦其遺愛弟徐觀之

景祐重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范仲淹

吾夫子之道也用則行而天下治舍則藏而天下亂得其門者若太山涉其流者若示蓍泗濆鑽仰何待隆汙以時得之失者失之譬覆載之仁無待于報照臨之明不求其助蕩蕩乎惟道爲大如斯而已者也若夫褒其服廟其神豈吾聖之心哉蓋後之明王尊道貴德而不敢臣故奉之以王禮享之于太學昭斯文之宗焉仍命五等咸得祀之成均博士范公宗古之守江

陰也謹明命挺至誠黜豺猥之兇禮匏革之善廢典皆舉積訴咸辨清風之下人則笑歌陽春之浹物自鼓舞居一日命諸秀前席而言曰吾之斯來職在共理綱紀之設胡取廢墮至若嚴戟署崇使館維城之門維川之梁百貨之藏九年之廡浮民之宇刑訊之室關榷之會皆增其制度以取新焉而富有之家繕請輸緡五百萬爲公材之助賴斯民之知勸以濟厥功惟先師之堂前制未顯切于郡獄黷斯甚矣豈奉嚴之意也然重于改作子大夫謂之何哉諸生拜而謝曰惟公之[illegible]之堅[illegible]清遠焉乃命司禁康公蒙吉奉成其事于軍前南隅籍高明審面勢撐工之善棟材之良登登丁丁不月而成堂焉巍煥廊焉徘徊大廈斯崇高門有閎乃聖乃賢儼乎其位陛階以進依然金石之音鏗鏘以新燦乎組豆之事既嚴既翼以享以時禮樂行乎廟中風教行乎化下乃歌乃恊以樂其成公又命曰二三子服斯文履斯道存誠顏閔之聖之教也豈徒廟爲哉諸生復拜而謝曰請事斯語矣命仲淹書之以識其實景祐三年五月二十日高平范仲淹記

淳熙新建貢院記

葛邲

江陰自僞唐陞建軍額皇宋因之遂爲浙西望郡實興之歲士之試于有司者幾千人試無其所則寓於迎福僧舍僧舍不能容邦人至率私錢增創廊廡卑陋褊迫試者病焉淳熙庚子四明樓侯自樞密院編修官來守是邦卽欲卜爽塏之地而新之會歲饑弗果明年游饑又不果又明年大熟治成政定可以爲也而侯秩滿當更自恒情姑幸脫去豈復爲士子經遠計哉侯曰其可諱勞以累後人于是相城東北隅得地負倚席帨蜂而泰望君山拱揖于其前遂以其年八月庚申經始而十月甲子落成門廡堂室庖湢備具各七十楹顯敞宏麗

輦飛雲蘊郤嘗謂科舉之法鄉舉里選之遺意也公卿之子弟國之秀民不由是以進則人不以爲貴故天下共趨之今之州郡鄙士木于游觀之所而試士之廬則指爲迂緩而不屑經意至於取具臨時風雨不庇所以待士者輕亦何以責士之自重哉江陰本毘陵一邑貢士之額九人娟嫉者或以爲過紹興乙卯歲泯試毘陵而江陰預貢者乃八人拔其尤而爲舉首者亦江陰人也蓋得江山之故其人秀而多文有淮楚之風故其人愿而循理改其人爲多士之地院既成而侯去始知侯之德不可忘也名鐫字巨山以經術決科以儒

雅飾吏孳孳愛人能加惠學者是可書也已

葉　適

鄒忠公墓亭記

予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墜在此學宮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寖遠而貴落祭不享守無廬山中松栢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宂廬舍十間民衣食以居而汎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其長而芘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役由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奸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于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日任諫列子厚遂國罪無匹朋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楊會其卽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審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舍嘗據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鈍默修之身及其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期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穆

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甓而楹桷自新也雪槮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由以公之道而任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則也衛道託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多稼亭記

張栻

歲辛卯之八月予過毘陵甲寅郡守嵩山晁彊伯置酒郡齋薄暮登城有故亭基下瞰阡陌方秋稻熟黃雲蔽野相與徘徊縱觀已而月色皓然景色清淨彊伯舉觴屬予曰斯亭昔人從來以多稼名其假守于此歲事適登君侯辱臨得以從容一觴實天幸也將因而葦之願爲某記明日將行又以請且寄聲相趣者三四予惟念春秋書法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亭名多稼豈無意哉吏于此者以暇時登臨觀稼穡之勤苦而念民生之不易其時之不可以奪其力之不可以不裕而又謹視其苗之肥瘠時夫雨暘之節以察吾政事之若否幸而一稔則又不敢以爲已之能而益思勉其不可以怠者閔閔焉皇皇焉無須臾而寧于心其庶乎矣吁是春秋之意也然則疆伯之復斯亭豈爲遊觀者哉因書以寄甲寅之集通判州事吳興葛謙問與焉疆伯名子健謙問

名郴乾道七年九月壬申朔旅廣漢張栻記

延陵季子廟記

朱彥

常州古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毘陵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爲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歲久益湮沒開元中明皇敕殷仲容摹刻之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刊[illegible]廟中於是俗習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所封也崇德元年余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港之西又曰暨陽鄉而暨陽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沕訪之得大冢于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浦之側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于是表識其墓謹樵牧耕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中以時率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俗習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宜興縣修學記

朱熹

紹熙五年十二月宜興縣新修學成明年知縣事承議郎括蒼高君商老以書來請記而其學之師生廸功郎孫庭詢貢士邵機等數十人疏其事以來告曰吾邑之學久廢不治自今明府之來卽有意焉而縣貧不能遽畝以豐其廩斥長橋傲錢七十餘萬以附益之爲置弟子員課試如法而又日往遊焉躬爲講說開之以道德性命之旨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使其知士之所以學蓋有卓然科舉文詞之外者于是縣人學于知所向慕至于里居士大夫之賢者亦攜子弟來聽席下無不更相告語相勉勵而自恨其聞之晚也退而相與出捐金齋以佐其役合公私之力得錢幾七百萬而學內外煥然一新堂除門廡靡不嚴修像設禮樂皆應圖法蓋高君之于是學非獨其經理興築之緒爲可書而其所以教者則非今世之爲吏者所能及而邑之人才風俗實有賴焉幸夫子悉書之以告來者于無窮則諸生之望也予頃得高君于會稽而知其賢今乃聞其政教之施于今者又成效如此固已樂爲之書矣而況其邑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興起皆知事于古人爲已之

學而不汲汲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以取世資則又予所深嘆而又樂取以告人者也乃爲悉記其語使後之君子有攷焉抑高君之于此邑嘗新其社稷之位而并兆風雨雷師于其側以嚴祀事穿故瀆疏積水以防旱潦作社倉儲美粟以備凶荒其所以事神治民者類能行其所學而皆出于至誠惻怛之意是以言出而人信從之蓋不待至于誦說之間然後以言教也嗚呼賢哉

宜興縣社倉記

朱　熹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于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閭閻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于數縣然亦不能純乎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宰于縣善權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一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休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倉乃大具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淵西水旱常州民饑尤極流殍滿路顧宜興雖不熟而貸之所及者尤賴焉然予獨慮夫

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趨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繈屬爭先視貸籍無合侖之不入予于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于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弊于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饑此可以爲萬世之良法也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而驗之于今則常平之世蓋不嘗有是何也蓋無人以

而況于其所爲社倉書筦鑰之僅存耳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嘗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併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他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東坡先生祠堂記

晁公武

在昔懷忠抱義之士必于沒身之所廟食百代者豈惟
丕功鴻烈應古祭法其高風英槩之所激勵則鄙薄化
服俊秀仰止莫不波屬雲委蓋有功于風俗而人不能
忘之國朝文忠蘇長公讜言直道稟自天性乎生觝排
邪辭譏訶秕政苟利國家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用是
數困而終不少悔其忠義之節冠冕天下自古儒宗詞
伯殆未之有也垂年歸自南海間居毘陵雙桂坊屬疾
不起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嗟咨出涕固宜于其地尸
而祝之而至于今四百三十甲子廟貌未立視古有闕
焉昭德晁族子建爲州之明年諏經考史創立祠堂于
學宮實政之美者而求公武之文以記其始公武衰老
問學荒落其凡近豈足以讚揚命世大賢之萬一雖然
公武聞諸世父景遷生崇寧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
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奠也少公黃門銘其墳
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
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蔡確
誚讀可放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
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常汲引之
嗚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二碑及諸
奏議著述皆誣慢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

滋久者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于是不敢以不能爲辭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祐時起于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于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井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而少公之意哉由于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信民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遷生之語作刻之樂石庶與曰綿蠻黃鳥詩者有考且爲楚人之辭一章使邦人歌之薦于公堂公若在世不忘則風檄之所激勵俗爲不變家由正士而非爲紈綺不虞嬴乎金於公之文章天下共知之不當復妄措一辭非公子也子健景遷之嫡孫勤敏孝謹嚴守家法居官爲政多稱是云其辭曰

若有人兮巴山陽錦心繡口兮金玉其相擢忠節以爲佩兮集義槩以爲裳吐辭爲經兮萬世耿光仁人之言兮嶷然清明其志脩潔兮稱物也芳雖覿險徼兮詎忍高翔井渫不食兮于井何傷吳山峩峩兮吳水湯湯平生瞻戀兮魂魄往游行菊英蘭露兮薦之新堂廉貪立懦兮惠茲一方千秋萬歲兮勿忘勿忘

宜興鄉賢祠記

真德秀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功而祭于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爲羣祀首者以其産嘉穀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于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牖民于善也育之以保正命牖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論寧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粟不得而食焉教道闡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于社百世無斁歟後世先賢有祠其來遠矣而言行風蹟凜凜具存鄉人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來世有顯人若周孝侯遷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爲百代標表由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于國朝則若安樂蔣公儒術爲時所宗雖金陵猶推尊不敢後若古靈陳公則常守郡而卒葬于此東坡蘇公則買田築室而終于此二公之學行節守蓋皆一代偉人塋域所藏寢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鄒公則歸自嶺南一托宿于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鄒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非耶然自晉迄今惟周侯實有廟饗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三年浚儀趙侯與悊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而咸稱其位人推內翰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

文忠二周公亦近臣碩儒或寓皆用故事以祠九月望日妥侑如禮矣于斯舉其欲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爲道德之歸乎因孝庑同桑梓有爲若是今昔豈殊吝心苟忘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襲其跡也古昔先聖之教自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非一至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若不具于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爲指歸則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林告兆是其兆也矣于此多美政今皆不書特書其所以孝乎官興之士者

徐偃王廟菴記

尤　侗

錫山西南一舍而近是爲五里湖湖之陽有山山之陽有廟祀徐偃王王姓嬴氏運其[illegible]王西遊瑤池忘返諸國交攻楚之王不忍兵其民大之彭城武原山下而居焉至章禹見止于吳子孫散處揚徐間即所居立王祠韓昌黎記彌州廟祠羅舊聞于勒爲信若浮屠氏菴衢常皆古揚州境也然今是邦廢王子孫廟藉以不廢則里人若浮屠氏之力

嘗質圖志闕創始歲月惟殿重建于紹聖戊寅書棟可考殿南爲軒軒南爲門共以東西二序殿後小室浮屠氏趺息地也廟山相傳曰廟塘廟據其趾石塘橫其東人是以名隸于廟者六十畝有奇歲取薪樵供祠祭等用紹興間善彬君之業猶故彬去中廢官稅莫供爲里正病吾宗有倡于官爲任輸送慶元己未衆謂祠宇日就荒蕪水旱疾癘將無所予賴遂邀請宗佾繼彬之舊俏敬共事神潔若持戒爲一方信重經營補葺由殿及序翼欹而正更汚而潔結蓋廟北偏以保慶中建閣以儲梵夾下臨平疇客廟逼湖波往來病涉又累石隄百餘丈爲橋三役竟復慮無以供衆乃置田三十七百餘步爲伏臘計先後二紀乃克就緒一日其嗣孫文懋欵門曰廟蓋規橅粗整惟故山未復余曰子吾宗族歸之吁始乎此廟僅有此山今也蓋面隄隄面橋照映湖濆過者屬曰詢之衆皆曰俏與其徒道恢等幹衣撤食積贏累奇而成余謂元本所在皆王仁義之澤浸潤演迤非惟子孫敬之人與浮屠氏皆敬之故相爲扶持廢者復興失者復還也禮請記顛末茲山去先塋近余春秋掃祭經祠下瞻敬已登閣顧彼岩石磊隗久欲剏菩以記曾遊禮之言適與心會故書景定癸亥孟冬朔記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寶佑戊午四明袁撰善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庸于學十一年時丁元二祀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灑掃蕪穢一撤而新已而增博論師長之員會孫君桂馨居之二人者皆鄉人也相與諏經訂禮爲之言曰必釋奠于其國之先師無先師則與鄰國合國有人焉何庸取諸其鄰我楊文靖龜山先生雖非吾錫之人而寓居于郡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之地是即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士崩瓦解之勢我興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倍此而更師乎踰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忠文實齋遂初實齋二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乎若夫廣漢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由此而陞從祀然猶不敢先之繹而江西顓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所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盡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

之能爲是言是必有默契于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復質之鄉老蔣公應新以其親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尚論人品具得之于耳聞目見之眞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益受學于二程夫子昔伊川白浩歸獨倚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洞落之餘亦有是言哉既思龜山載道東南士之游先生之門者且衆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道遂初不及登其門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實齋公固不及登龜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主紹興之正論遂初得之而爲乾淳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黨實齋得之而號端乎之善類自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于位者與先生並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嗣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峰張子南軒朱子晦菴爲配者而錫山魏公子翁四先生亦深嘉而集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君子不門于門玉泉遂初小山實齋四先生而配我龜山先生

乎誰曰然論定然後肖其貌是歲垂光大荒落卜六月丁亥展釋菜之敬周服殷冠魚雅就庭枚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漁乎無辜籍幸尤氏愉氏蔣氏文獻之存輯冠者五六人奔走向祭是之禮也救滅亾而扶壞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作也未定繪事未素棟方臥疾未興虞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奈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詞以自白其先人冇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梁谿澤中值落其成固以請自揆愚隘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壽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即記也吾奚以文爲汝其敬誦所聞告諸執事者雖然棟豈終無言耶夫祭不越望故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猶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祀周公孔子亦未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胄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徧祠夫子距今載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僭也僭祭非古也不于其僭而于其古則蒐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爲先生之罪人

無錫州重建譙樓記

古者兵車所次必巢居於其上以觀敵譙門之設蓋昉諸此考之史傳已見於秦置郡縣時其來遠矣無錫古壯縣今爲常之支郡郡非縣比也歷改初郡治嘗一撤而新之獨譙門仍舊貫因陋就簡人多議其未稱乃龍集壬寅秋七月朔海颶闖淮浙間官署之漂毀者十九以改併其陋且簡者一覺不復存值年儉重於勞民越嗣歲癸卯州長率乃僚相爲謀曰譙門一郡政令所自出而千里之觀望係焉闕而不理過矣然必策不靡丁官不濫於民計乃善會州廨楊公以寬民急務入籲中朝而長民治辦歲終事頗夥唯州倅杜公恕職專警捕就董焉先是鄰郡修工木民吏弄滋張侈大踰度率致微呼旁午人不堪之杜公之佐郡敏而惠乃召吏於庭以謂譙門之役剛無他技指官吏半則之休可得千五百緡不給則輟公田以繼之而已爾其度財於賈傭夫於市毋奪人毋妨農吏奉亦庳既戒既備遂以是歲仍冬之七日始事歲除而告成于是近者悅遠者來行者議於道吏相告語門爲郡府者吾生聚事育之所倚賴令獨護之於官若吏豈人情哉一日衆環堵於前或貰而鏘或觴而酒俎而肉衆

未及言而公遽諭之曰若輩欲何爲耶是役也吾官吏力足以辦此毋溷汝爲也衆懽以入輒委之吏舍而去以緝計者七千五百有奇吏因悉上送官爲用不匱矣大學曰有諸已而后求諸人書曰民情大可見皇秉烝彝千古不泯謂民風之漓不足以觀感之者厚誣吾民也向使有一毫強拂於其間則怨汝詈汝者至矣況望其麾之而不去哉昔孔門高弟有何如斯可以從政之問吾夫子誨之以尊美而屏惡因民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美也不戒而成慢令致期惡也聖人之言嚴矣哉世率以儒者之論多迂濶於事情余觀錫山之政非聖言之驗歟杜公徵余記興造之歲月因以爲後之從政者之戒云時大德八年歲在甲辰夏五旦日郡人虞薦發記

無錫升州記

李晦

粤自黃帝畫野分州堯命禹別爲九疇承堯啓爲十二縣之名未聞殷封國始有天子之縣縣之名聞而未詳至周作雒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縣百里郡五十里縣之名詳而在郡上始皇易封建爲郡縣以郡統縣蓋昉於此自唐改郡稱州繼此以州領縣定矣歷代沿襲州縣之名號雖一州縣之更改不同錫山境土初有人于山

下得古銘云有錫兵天下爭無錫寧天下清因名無錫舊志載周武王封周章少子賛於無錫安陽鄉嘗爲侯國秦漢爲縣新莽亦嘗改爲有錫吳省并晉復置陳禎明中陞晃州尋復爲縣中間隸會稽隸吳不同最後隋於常熟置州取縣名爲常未幾隸常州時唐武德七年也綿歷至今左姑蘇而右南徐引滆湖而控申江錫山在州西可五里許清淑之氣蜿蜒盤礴而爲慧山拔起萬仞泉居天下第二故其俗慿而文民多魁傑忠信才德地大物稠古號繁劇天開景運二十餘年涵濡聖澤生齒日益衆元貞元年夏五月被詔陞爲中州名仍其舊存古也明年正月之吉開藩於今五年陞改州記未立非所以侈皇恩而崇偉觀也今知州禾速嘉榮甫與長官暨同列蒞官年餘政事修舉一日謀之儒館補其未備博士張元孫命予著筆余老矣猶能記憶前世州縣名義沿革一二并述今日陞改年月以爲他日刪修圖志之一助云

浙西道院記

陸文圭

暨居大江之陰東西南百里之近所統狹無監臨隸屬之煩所處僻無將迎傳送之勞所治簡無爭鬬獄訟之囂古稱浙西道院名者謂其清靜簡易無爲而化如眞

仙隱士之居窮林絕島迥隔塵凡不知其爲官府之處也江南道院十有餘所淮東南則如皐崇川江東則當塗高安湖南北則臨武長林閩之臨潼廣之蒼梧皆是也而暨陽獨稱於浙右浙水至錢塘分流左右其間列郡十有五六唯暨最微衆大不如杭奢麗不如蘇富庶不如湖然暨獨被善名者則暨之俗非蘇之俗暨之民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子崇退讓之節于爭奪之吳春秋嘉之實啓封于茲土而衣冠之藏隸刻猶存香火之祠綿歷不廢淵源渤被有自來矣入其境農朴而醫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質而不窳拙而不華商賈裁通有無而無高資厚殖之家士大夫不奔競入其官府官吏畏法而不私而能勤平旦視事日晡而散庭寂如水菊有老檜槎然令人心醒道院之名不虛得矣

江陰改州記　循理好學而立清風肅

至元二十八年秋七月二十二日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楠奏暨陽與毘陵郡壤地相接戶不滿七萬設正總府非便請改州治隸毘陵管內省併司縣各一減官吏俸數十于事理便制曰可是歲十二月權奉直大夫前常州路治中兀魯失不花爲州監佩印之任始至

周民疾苦皆曰江鄉土狹民瘠介在一隅以故無大徵
役今以屬州事統府其情不吾察奈何侯曰第安之吾
在毋恐既而符移數下調發無虛日泝流供給迴遠幾
二百里兵廩不時嶽報淹留民疲于奔命侯慨然曰吾
受命來牧民揄卽吾瘉也時廉訪使者適至侯其言其
勤恤民隱宰執復條具以聞上可其奏侯聞之喜曰今
而後得耑
民矣治之三年政平訟簡州以無事頌
謠載路秩滿遷常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常民喜侯之復
來而暨民惜其驟去也于是述治州之顛末謹刻諸石
俾來者有攷云元貞二年六月壬子

高明

脫禎字

華孝子故址記

惠山寺之東偏當泉水之上有三賢祠按志書今祠址
華孝子所居宅也初祠久廢吳人王彬始復倡建既成
則以三賢事刻諸石且曰初址實孝子故居孝子之事
不以沒而不著復鐫其碑陰以記其事章善也按齊史
孝子名寶晉義熙末始八歲父豪戍長安且行謂曰我
還爲汝寇後長安陷父沒寶奉命至七十不婚寇或問
之不忍荅輒號慟彌日建元三年詔表其門閭凡史載

孝子事若此蓋自西晉以來尚元虛賤名檢教弛法斁波流風靡而孝子獨能篤至行終始不渝其誠意惻怛可以貫金石干雲霓若與宇宙日月同其久于此見天之降衷人之秉彝不以衰世末俗而有異也孝子晉人而志謂齊孝子者蓋孝子生于晉長于宋沒于齊當其一身而天下三易姓當時居朝廷有爵位者朝事司馬氏夕事劉朝事劉夕事蕭恬不以爲怪而孝子奉父一言七十年餘未嘗斯須忘以至沒身不替使當時有爵位者其奉君命恪官守亦咸若華氏子則晉不當爲宋宋不當爲齊而孝子宜不曰齊孝子也凡遊于茲者憩幽林酌清泉臨風覽古懷二賢之高風慕孝子之志行其素有志者宜以奮勵其未能者則澄思革心勉追遐躅是則某所以樹碑之意云爾夫人性一耳有爲者亦若是吾徒宜毋自怠

梁谿義塾記

吳澄

梁谿義塾者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強以德之所建以淑其里中之子弟者也塾在無錫州西南隅梁谿之東屋以間計三十而贏田以畝計一千而贏歲入以斛計五百而贏燕居有申申夭夭之儀報祀有濟濟鏘鏘之禮延請名儒以施其教招集後進以受其教務俾講習其

間者皆能明經修行以稱時需此其意也侃嘗教授于南劍祠州又提舉江浙湖廣其在官也政教所被亦云廣矣其居家也乃于里塾之教拳拳若是予竊證之以古古者國有國學鄉有鄉學二千五百之州五百之黨既莫不有學而二十五家之閭猶必有塾里中有道有德之老朝夕教焉何也蓋教必自近始始于塾而升之黨升之州以達于國然後考論其材而官之培其根本者深厚而非晨種莫蘲之比古之人才所以後世莫能及也今日有路府州縣儒學有舊設新創書院不爲不多視古者鄉術州黨之學豈有異乎然教官例從省部注擬何能一一得其人哉學校之教有虛名而無實效往往由此義塾之教不然選擇師儒在已識鑑而無所牽掣雖未必有如淳古道德之師夫苟能得耆艾博禮之彥引導有其方熏漬有其漸不壞之以速成不安之以小利亦庶幾乎古焉爾凡游處義塾之子弟勿與其志斷斷以古之人才自期此心此理必通貫體用而無闕遺所言所行對越天地而無愧怍若夫淺末于目耳葩華于筆墨以釣譽媒身而已寧不負義塾所以教之意也夫強侯又捐山四百畝爲義塚凡貧而無地可葬者得葬焉侯之用心亦仁矣至治三年當路以其事

轉聞于朝立門旌表以示勸云

明

多稼亭記

何薦可

常郡正堂之西舊有多稼亭其創也不知何代宋張南軒先生曾憩其中爲郡守晁強伯記其修復則是宋乾道七年事而其前不可考矣亭無他奇有栢數株古檜蒼翠似飽百千年風霜中有屋數椽漸就傾圮亦未有過而問之者汝南劉公守是邦初亦不暇問也一日以勵精之餘偕予等過焉公顧而樂之曰善哉斯亭之得名乎吾愛其名更爲新其舊若何夫稼王政之根也生民之命也昔晉簡文不識稻問三日不出猶有慚色曰烏有賴其末而忘其本者天子之尊猶以不知穡事爲恥況牧民者乎吾與若等入斯亭而思稼穡之艱求農事占星望雨以知豐凶猶之周行阡陌刈上場滌載種稻先後也每觀農人終歲作苦僅免于飢寒不登即婦子不相顧而公家追呼急于救燎甚至衣食而無肉可剜誰非赤子乎其恐之也幸而上一蚓念下獲盡力男子安于畊婦女安于行儘年穀順成真雲被壠奄觀錢鎛之施處有京坻之積斯時民得飽暖國有輸將予與若乃得笑語此亭而免于素餐詩不云

乎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于是鳩工庀材爰新壯舊而公自題其上曰講農事志皇皋非以資清談時遊觀也觸目警心農事在焉耳然是年先有蝗蔽江飛來而著地即遺種民甚憂之公心謂蝗既羽則能飛捕之于能飛時畢羅弗及先其未羽撲滅之易耳而撲滅之不盡與既撲滅而復有飛來遺種老公遣官督鄉民分捕時親行原野驗所捕爲賞罰而所捕以斤數之約百萬人謂此百萬斤者與之翅翼趯趯飛躍更生生不已與時東省之災詘止見于江南而已乎以此思功功可知矣而　一惟是稼又苦旱公則齋戒于此亭露禱于此亭曰天乎忍使稼穡卒瘁乎眞若雲漢與嘆桑林自責者然又無論郊壇廟社之間足跡皆遍矣如此一月大雨如澍起視四境稼皆蘇而秀且頴也斯豈天澤終不遺下土乎予嘗謂多稼之詩去螟螣及蟊賊至以秉畀炎火望之田祖則猶是祈賽也有淒淒興雨祁祁亦猶是祝願也未有竭人力與造化爭而卒爲人力勝者可謂公愛民一念未昭假于天乎蓋公自蒞常以來善政不可殫述宜其感孚冥漠轉災爲祥而多黍多稌人歌大有也已公名廣生羅山人辛丑進士分理海防則萬公建侯撫捕則萬公明詔督糧則孫公鏞同爲勤石

而司李何薦可揲記

楊士奇

常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王政之大端民有養而無教則不可與圖治古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道行而知務德斯風俗可厚人才可興而治效可得自昔爲天下蓋未有去學校而能爲治者我國家白祖宗之世崇重學政皇上纘承大統益敦飭勵而郡縣奉承有祇有怠故學之振舉有能有否常有學數百年中歷兵革屢燬屢復洪武初廟學一新加于舊觀歲久而敝永樂初撤而再新益加其舊既二十年廟學復敝時郡守貳咸缺推官楊誼自監察御史來獨審郡事進謁先師退觀堂廡顧謂諸生曰是可後乎亟謀修葺而計費甚鉅方[illegible]之好義咸應有助出貲市材諏日鳩工仆者植之傾者正之撤壞去腐易之以新工善材良既堅既壯廟自大成殿東西序戟門櫺星門學自明倫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及賓客之位會饌之舍至于庖廩靡不具完采繪煥然不浮于度是役也費不出公帑而民爭勸義始於宣德元年十月成於次年八月終皆誼之勤而後知府余文自山西按察僉事來同知張宗璉自大理丞來通判高齡張瑛同志協贊訖事時大理寺卿胡公

槩奉命巡撫蘇常諸郡亦勤助相蓋政之張弛存乎人郡縣吏有不知寃大體徒徒意而旦暮弊弊案牘期會以爲能趨走迎餞以爲賢者固不能知養民爲何事其能知學校教化之爲重哉之數君子皆起家進士知所先務宜其克協于斯舉也常自泰伯延陵相繼讓大利其人至于今卽捐利爲義也自子游親承孔子之教而率人於學道其遺化猶在其鄉也矧今爲畿內郡涵濡聖化之深且久宜其興起於善之易也則游學於斯必有仰惟聖朝之德意及諸君子之用心鄉人長者之勞勤而作其自勵之志將見教化益行賢才不乏鄉閭禮遜駿駿乎治平之盛者皆自此始于是府學教授余學竦等謀記其成而屬江陰縣教諭陳孟旦來求文而能道興修之詳者今禮部尚書郡人胡公郡人之助義者衆朱善慶周孟敬其巨擘云時宣德巳酉六月

劍井碩應記

錢溥

劍井在常州府城東十五里景泰辛未春正月有白氣亘天如虹其年三月王學士儉廷試第三人明年胡尚書濙進少傅兼太子太師鄉人謂是地世傳葛仙翁駐鶴之所其氣白宋嘉佑壬寅胡文恭宿爲副樞元佑戊辰胡修簡宗愈爲右丞熙寧癸丑余吏部中魁廷試郤

御史劉魁南省郎司業材魁開封元符庚辰蔣魏公之奇入西府率先一歲而見見輒有應載諸陸元光記中昭然可考歷南渡入元而抵國朝三百有餘年不見而人材亦未有登甲科拜師傅如二公之克協者光嶽之氣分而復完完有遲疾應亦隨焉昔從井中出今從河中騰上或井在河中而今井葢別穿者地鍾靈異於人固不限乎井然非井無以識其地成化五年府同知謝公聞而異之重楠一亭覆其上以書謁記將鐫石以示永久夫天生材與地合德氣必先之凡一草木之華得氣之充者往往兆瑞於人況是氣氤氳騰達上獨于

下胚于地嫓賢毓秀爲時之憲噫霈降而鐘鳴礎潤而雨至一氣潛孚默運于亭毒之表開必有先興必有祐驗乎斯井豈虛其應然前非記無以證於今非記何以證諸後後其有證以續應于無窮葢允賴謝公克昌斯文以成其美公名庭桂山西蒲州人景泰癸酉解元由上舍佐府治有善政蔚爲士林所推重云

季子廟十字碑記

陳敬宗

昔吳季子封延陵延陵今爲常州江陰乃常之屬也當時季子歿葬江陰申港之側先聖孔子題其墓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篆刻也是刻歲久湮沒唐元宗

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朝潤州刺史蕭定又重刻之宋徽宗時朱彥守常州又重刻之凡三傳刻矣而古法古意尚不失孔子遺意則重聖人之筆謹之至而不敢忽也墓舊有廟廟有像國朝洪武初復詔建廟像于郡城之內久漸頹廢今太守莫公愚武進縣令朱公恕一新舊規視昔有加摹玄孔子所書立碑廟庭歷歲幷以時祀典益隆甚盛心也白古王公貴人之墓不逾百年廢而不存者多矣季子殁距今千有餘年而其墓石祠廟皆得嘗治完好者季子有泰伯之讓德且自吳聘魯請觀周樂而知列國之廢興歷聘衛晉而知政治之之得喪則其明睿博通賢于他國之使又孰能與之比夫以孔子之聖翰季子之表蓋將與霄壤同其不朽而茲墓石與之知何護兒人乎哉莫朱二公既謹江陰樵牧之禁又新郡城廟貌之規事神如此治民可知也夫以孔子之聖翰季子之墓碑唐宋諸公知所尊賢而尚德二公知所欽仰與今二公是皆不可泯者故書此刻於碑石之左俾凡涖官于是者皆知所以景慕焉

浩然亭記

毛憲

正德庚辰春正月侍御天台葉公按吾常謁忠義祠即池東隙地將搆亭以待士大夫之瞻拜燕息者適侍御

張公至自安成乃相與經始而郡守宜賓王公實主事先是安成公督學政毀淫祠屬宜賓公市直購材建新祠于茲三年矣愼儲節用有餘貯焉出助工費再越月而亭成爲楹者三高丈六尺有奇深如之中廠方塘前鑑修竹後林佳花異木雜植左右祠視昔益壯扁曰浩然謂某宜有述辭弗獲因嘆曰人於天地充塞而無間者浩然之氣也何若是其大歟天地有正氣焉而人得以生志與道義乃其本根生自集義充自直養而至大至剛固其體也故蘊之爲德行發之建功業顯之成忠節孝義橫翔捷出惟其所之不爲感怵不爲利動大雖天地不加焉而況塞之云乎經所謂志氣塞乎天地非聖賢孰其能之慨自孟子始發其義卒與文山匹休媲美豈非浩然之氣配道義塞天地而得孟氏之心學者乎遺芳襲人愈久愈光人心之天固常存也而諸君子仰前修撫往事尚未幾而亭繼之茲浩然之名所由立歟昔蘇少公記吳氏浩然堂文則美矣而堂乃一家私有名未稱情豈若斯亭表忠義寓景仰乎一郡偉觀而係天下萬世綱常之重後之君子

拜瞻燕息于斯感今懷古豈無浩然而興起者世治則
菁德爲良士時危則扶節狥義爲忠臣上嗣前賢充養
之功下不負諸公表章之意則一亭之作雖微而風
示之義甚大豈直崇偉觀專燕息而已葉公名忠所至
彰善癉惡恤災救敝得觀風體張公名鰲山崇正道闢
異端得督學體王公名教寬厚廉愼不激不撓得牧民
體要皆能充是氣故能尚友先哲寃心忠義如此同時
若通判李君梅歐君宏德傳君朝推官張曰韜知武進
事徐君宣偕相厥成而始終督役則義民劉昂雲法得
附書若建祠始末具二泉先生名筆茲弗贅

七十二峯記

王鏊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迤邐至宜與入太湖融爲諸山湖
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蹟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
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蹟兩洞庭
望之渺然如世外仙之蓬林平野曲巷井舍仙宮梵宇
星布棊列馬蹟之北漸里矣椒爲大夫差敗越處也西
洞庭之東禹期龜山其北縹山陰山縣余長沙山爲太
長沙之西衝山漫山爲大東武山北則餘山
西南三山厥山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
家馬蹟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

沉隱見出沒于波濤之間馬蹟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帆小帆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鳧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爲三峰稍南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

五湖記

王鏊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東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口太史公登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周行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湖淞江南通烏程雪溪西通宜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承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

曰菱湖其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五十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湖胥山之西南周六十里曰胥湖五湖之外又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查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東邱會老記

王鏊

凡歸於鄉者歲時有會所以敦睦崇齒德暢湮鬱而示鄉人以禮也示鄉人以禮者所以接之於道作敬讓而遠于鬬辨也其猶古鄉飲酒之禮廢而後有香山之會洛陽之會睢陽之會以爲希濶之舉陂可以游而樂也前山東副使邵君用之始經營之面臨者十一人城東有周孝侯祠祠有崇邱茂林深地廣美景諸老咸萃坐不敘爵尚年也品物有數而不及豐尚儉也爵行無算而不過醉尚敬也王不勸賓不辭尚和也真率也獻酬既備奕者釣者吟者登高者各適其適而無禁焉予過宜興覽而嘆曰鄉飲之禮古也香山諸會之後繼者無聞焉豈非難哉今夫一鄉之中登仕版者而後談焉斯亦謂之近古者也正德己巳宜興之仕而歸幾人仕而保終吉以歸者幾人歸而康壽且同志合義

者又幾人故曰難諸老生同鄉仕同朝歸同榮又同志也於古人之所難得者其咸得之矣況夫尊讓潔敬而接鄉人于道斯君子之所重也非特燕遊之樂而已予故爲記之十一人前九江推官萬盛黃州經府何釗平樂知府李廷芳湖廣布政司參議翁信工部侍郎沈暉宜春知縣楊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使李雲山東按察司副使邵賢即用之歸州知州胡璉撫州知府胡孝咸繪像於壁使後之人得企而瞻焉

遊張公洞記

都穆

戊午從潘氏早食欲爲張公之遊舟遂經東溪風逆甚四十里至湖汶鎮微雨予興不可遏乘肩輿冒雨東南行羣山在目蒼翠可挹五里避雨天申宮舊名洞靈觀嘗有後唐明宗題標及宋韓熙載撰碑今皆不存而殿宇亦已傾圮所存惟三星石門而已須臾雨霽道士隨予南行至孟山舍輿而登路多草莽約半里抵張公洞詢道士洞之得名云唐仙人張果老得道之所予嘗覽周處風土記爲漢張道陵修仙於此而郭景純亦稱陽羨有張公洞則知名洞始于道陵不以果也洞面西北其周五里脣有石相距丈許上一石橫亘宛若門闕俯身從石級南下數十步上皆飛巖峭壁嵌空邃深駭人

心目莫敢端視予足弱附石小憩盤旋而下又數百步洞益空豁石壁三面儼如堂宇其通明處方可四丈謂之天窗雜樹蒙翳天光下垂傳爲赤烏中震霆所劈上石乳萬株異形詭狀不可摹繪時有泉下滴人默承之出洞衣潔如故稍有言其滴處遂痕歸必涎滌亦甚異也中一臺崇三丈面可坐百人宋縣令趙伯淳築以息遊者坐飲久之俯瞰冥窅足不能措命童子秉炬前後扶攜而下臺南石刻張公福地四字道書謂天下福地七十有二此其五十八也臺之下怪石紛錯欹而倚者銳而出者卻而後者顛而欲仆者坂而把者攲理者揣莊而拱者傴者彝者將斷而復續者與石乳皆蒼綠一色傳染不逮又有如筍之植如鳳之翥如獸之怒而走饑而噬蓋洞之妙至此咸萃而遊者亦多止是洞西壁斜裂下多亂石其東一穴類洞而小人不敢入正南壁下其深黑處云可通後洞出洞半里東折觀後洞門石崩塞予疲極不能入又東南數百步至會仙巖孤峰側立有人以石協理若鑿道士言昔有人見一叟倚石遯形而去因名巖其室洞有泉出焉白石而趨潺潺有聲極可聽一斷碑橫臥草際乃元延祐四年重修會仙亭記與客共酌巖下日已迫暮聞多虎不可久留遂返

遊善權洞記

自湖汶發二十里而宿曰蜀山又發三十里質明抵義興薄城南而西曰西九亦九里袤也邑城若兩腋浸者又五十里抵善權約以晨往既出市不數武即爲馳道可二里許抵寺道皆夾古松栢蒼鱗駁犖上不見際入寺門百步有穹閣曰圓通下多古碑刻中庭多古松栢殿曰釋迦大殿唐大中初創甚奇偉大柱三有雷火書曰詩采漢謝鈞記摹佩之可以已痞僧爲導入別室出茶笋啖之良久導至三生堂觀視英臺讀書處已復折北出寺後曰小水洞上爲飛巖若蓋者大石畳之中有竇若偃月水潺湲自中流來唐李蠙司空言微時讀書見白龍從洞起蠙後貴寺所由以建也從小水洞復折而東北上山不里許至善權洞洞左峭壁陡起古木紛繆若怒虬其本別坼石而出復爲樹時秋晚徧壑皆金燈花綺錯如繡洞門峙巨石呀然而中闢可容萬人洞中奇怪偉殊絕多作蒼赤色色不能如張公洞而敞過之左右石壁峭峻貌若鹽堆米堆及仙人牀丹竈若僧一一指示之上有仙人掌出乳間下垂若招五指柔葇色白勝玉又有石柱可二丈許大十圍色亦如玉陽玉循柱而左折益勝空洞無際稍舊徑出余時困足

疾躡跚前倚巨石呼酒佐武乃自力而北下草樹翳蔽
尒聲鏦埒又西南而下可數十步其陰爲水洞上視所
遊洞若阿房矣洞深黝行里許不盡奔泉自外來爭先
亂石間軋軋異響如濺白金泳射人面崖石白而方高
下井井若經畫曰仙人田者復列炬進窮至崖盡處其
下乃深碧亭亭不可測矣然以意度之當穿小水洞出
不然無所受水也始余探上洞時足跡硜然又磴然若
鐘下洞空水傳之聲也及予遊下洞乳垂滴若雨上洞
傳之膏矣洞中爲其上空際天下空不知有地與吾輩
大奇勝哉余聞之都穆先生云身所歷稱洞天福
大都浮豔勝實即不及善權十一乃何以寥寥焉於乎
崑崙天柱當山經首遠弗及祀典峨眉爲崑崙仲震旦
第一不得二大室培塿之祀其常耳雖然又寧獨山水
已哉

遊玉女潭記

王世貞

出張公洞半里許得史氏之廢院憩焉即故天申宮址
也舍所齋酒脯至相勞苦飲食小間仰視洞口峭壁上
十餘丈下有泉紺碧色酌之甘客曰循此西可抵玉女
潭余遂起蹩躠行蔓草中然甃石鱗砌道甚平曰史氏
所治也可三里許棹楔書甚偉至則道益飭治修篁茂

松葱菁峭倩極望無涘有老氏二宮焉王者則二僧延
余縱觀爲二祝釐處久之由緣石磴上可數十武稍折
而南爲玉女潭潭方廣各五丈許不以水旱溢涸淵渟
泓澄可數廻髮大石梁斜覆之覆不盡者十二黃葉時
墮鏗然有聲李生約紲以石而擲之其深者竟五丈紲
不見底余呼酒舉一巵下僧導余行可百弓抵瓊樹所
天矯偃蹇欲無白日榦若數虬盤蟉而下取根則上搏
相格益怒甲辰間奮卽唐人獨孤及所稱日日思瓊樹
者也計其歲可伯仲吾虞山檜亦傷有巨石昂首出隆
準兀崒兩洞睕睕水深綠如
[illegible]晴却視令人懽然僧乃
導余飯史氏莊中堂亦祝釐處也周環若壁爲八卦齋
後樓凭之可從隙望太湖門者做余以不可上乃止史
氏咨今大僕卷甫也僧間爲言而以得玉女潭狀云史
氏初行地山下榛蕪鬱約中若有徑睨之刋蔓而潭
見其石爲虎窟人獸骨其多數獵士逐之去亭其上凡
史氏所得地以十數而瀧湫最勝余故已耳龍
湫遂雌衣往可里許至湫湫爲石澗衡二丈奇縱可六
丈而殺三方皆峭壁壁多青綠色渚泉淵然甚冽而甘
寒方舟覆焉僧爲言舟可以入洞第其數十人不能復
余偫從行土有貫勇者募之覆舟人與三鑼七人裸而

泗舟遂復已從峭壁下盤人壁愈益陡絕仰視天一霤
熒熒射人石色與水色鬬碧赤余劇呼酒張生扣舷歌
歌聲泠然逗崖石間欲留小醉需次入者姤而疾呼乃
強出爲待之徐行至君陽亦水洞也中空可容百人流
水潺湲出石間傍復得竇偃而入益開朗石益奇水聲
益壯葢游客所不能識者復言其某地亦可游以日下
春遂歸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上浸也廣五百里羣峰出沒於波濤之間以
百數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
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
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滂
淼湏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
絕島勝是中州固無也故凡奔涌屏列於湖之濱者皆
挾湖以爲勝自錫山南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在洞庭之
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
其子汝明始登第亦告歸父子並隱山中日夕以詩畫
自娛有客來爲之求山居之記者余未至寶界也嘗讀
青萬峰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
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

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因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歙湖之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忠逸韻出埃壒之外而不能自引決於開元天寶之際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則其於一切世紛若太空浮雲曾不足入其胸次矣何可及哉異時考論其事當爲作王貢兩龔傳摩詰不足以方之矣

新建啓聖祠記

呂柟

江陰學生黃愷持其師教諭熊氏清訓導汪氏栗趙氏儲之狀偕禮幣謁余曰縣啓聖祠命下之時先尹劉體乾適陞進去今尹仁甫來繼厥職初謂茲役誼不可遑乃正月布令爰興丕作邑中義民凡十數輩樂趨召工未逮匝月祠用告成敢請信言勒諸他山之石曰憶昔有知嘗謂先聖暨顏曾思孟肇明斯文乖憲萬世山谷之僻齟齬之兒咸知誦習宪其本源如叔梁紇路鍾靈孕秀篤生聖哲閱秩祀典廢或不載卽我夫子回參諸賢其能悉然恐諸又回參伋軻配食夫子父反卑屈列位廟廡子如有靈坐寢震驚今際明主推聖賢心下議禮臣別建啓聖祠當文廟東偏內祀叔梁啓聖公配以

參同伋軻之父下逮程朱儒其父亦與享焉然後聖賢之心於是爲快眞大典也故茲役舉上可以使爲父者能教厥子知所以慈下可以使爲子者克事其父知所以孝關切人倫轉移風化非淺淺故也仁甫乃能知爲政聿新宜茲營建知所本歟祠中爲啓聖廟翼以二廡其中爲堂陳鼎以饒醴其前爲門塾絢以丹漆始今年二月廿六日終三月三日未二十日而完足以攸悅以使民也仁甫姓李氏名元陽雲南太和人舉嘉靖丙戌進士擢翰林庶吉士其爲志正學蓋嘗聞諸通政馬氏伯循云是役也諸董工及指貲助役之義民皆列碑陰亦爲從事各工者勸

靖江縣造縣歲月記

張汝華

楊子江中有地曰馬馱沙蓋江源萬里數道之水一滙而注於海至是海近潮汐江淵數倍水岐而復合中積成沙洲適居水之中央東西可五十里南北可二十里居民版籍五十有五里歲徵糧斛二萬五千贏舊隸常之江陰成化辛卯都撫大臣以周圍風波不時居民往來舟楫阽危奏准開設靖江縣于沙之東土城除授

縣學正佐等官汝華於是年十一月廿八日來任維時土城內皆麥隴高低滿洲衙縮只有拼眠草屋四五區而已姑即垠屋祀事相地潔基名匠估計維闢草廠於城之北隅移建之以便督役越明年壬辰春二月十八日甲寅梓工戒始五月廿四日庚申竪縣堂秋七月十七日壬子竪學宮又明年癸巳夏四月十九日巳卯竪察院總鋪秋八月三日壬戌竪城隍神廟冬十一月二十日丁未竪公館及迎接亭倉廒十二月初六日壬戌營各壇又再明年甲午仲冬始行文廟釋奠禮及壇配三月廿七日壬子竪各齋房及存恤院至冬十月十三日辛未濬河修城十一月廿一日癸酉厥工告成計房屋大小二百八十一間二十四廈池一口井五口板橋八所內外牆垣九百七十丈本府前後給發到料價及油漆綵繪裝塑等項共白金五千三百七十一兩二錢九分三釐一毫放支工價食米六百一十二石六斗七升四合其官物出納之際天地鬼神臨之若夫事之克成則有賴于上官之嚴督與下諸執事之効勞也方經營之初木料未至有松木大而長者二株短而方者二十七株風潮逐於沙之南岸資之以基其始及事將竣大材有闕復有大木一十七株飄集于沙之北岸資之

以成其終此又天之默相其成以福我邑之民第以碑石未立恐遂遺忘庸書其槩揭于楹間以志歲月其或營建未備及有隳壞者則有望于後之賢人君子隨時增飾而修葺之以期勝于今日其得謂有其義于身者耶是爲記

重修文廟儒學記

張愷

我朝之興法古爲治廟學之制行天下雖遐荒絕裔皆知誦法孔子而況禮讓之鄉稱名邑者乎江陰爲吳季子之封域故有學中更興廢國初吳襄烈公艮因宋元舊址始創之宣德間巡撫侍郎文襄周公復葺焉迄今百餘年間未有新之者止德丙寅安福劉君紘釋褐來領縣事顧瞻廟學就敝思以大起之乃謀諸邑人邑人各增其楹若千搆大成門展其兩隅左右各增其楹若干露臺中墀軒敞倍昔因池爲泮架石爲梁者三宛分丁丁卯四月閱再歲而功成其廟制有大成殿有兩廡以尺計者三十橋之前爲櫺星門爲大成宮門雕欄石其流中通而繞其後因元豐故跡也長以丈計者百廣楣枚枚然巍峯也其學制廟之東創儒林坊坊之內門爲學門循學橋而北禮義相先有門正爾容有門遶迴

而入中爲明倫堂堂之後爲奎文閣時習日新兩齋對峙于堂之左右祭庫牲庖齋館僚廨饌堂廩庾射圃碑亭莫不畢具秩秩然翬跂也劉君之功至是莫京已君既祓名而去歸德萬君玘繼至思君之功不可忘乃與教論羅君幹訓導聞君元奎張君敬命諸生方謨次第其事介吾友庠生張琏屬愷爲之記愷先世家暨陽敢忘所自遂述其梗槩如左示無忘君爾若夫修聖人之道以期無負聖朝作養之恩又在諸生之自勉也愷何言哉

王其勤

無錫縣城記

粤惟聖天子御宇之二十有三載歲在甲寅某忝辱綏章承乏重土時海事叢棘倭夷之變層出叠見爲患頗劇於牀膚矣惟茲巡撫草亭彭公巡按聯泉孫公督糧見海翁公兵備復菴任公大府前淙金公每見深以縣城傾圮爲慮臨察則屬某葺之某惟版築重役自揣淺劣惶然莫可承仰乃集邑中耆宿相與摧之幸茲詞謀僉同乃肯毀撤慮惟圖厥成於仲春九日約以始期而告畢者孟夏二十日也嗚呼創議協謀儲財輪用自當道始監督促限嚴制峻法以處初怠馭駕從容則終以安妥某竊與有力焉至於慨然舉義殫財助役是則有

殷憂保障之情凡我良衆未假笞扑相與體驗之功也傳云恃陋不備罪之大者備禦不虞善之大者罪固不敢自擢若盡云某之善是掠美孰甚焉某思財與力皆人必自靳者情也各既自奪其情是非能制情者弗克也某不敢沒人善矧善皆可傳者乎茲用刻石以揚其義云

城南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令少司徒泉齋邵先生以舉子復聚徒譜學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則自述其廢興而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蹟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謂之何爰筆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則寧豈遂淪入於佛老詞章而莫之知當時從龜山游不無人矣使有若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大明其

問必有溯流以窮源者亦何至淪沒廢置之久又使其時有司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必不至於頹圮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室而蕩爲草莽之墟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啓羅李晦菴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疑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淙然不見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谷之趨大川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莫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求龜山之學信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伯之遺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遥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趾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李忠定公祠堂記

邵寶

惠於錫爲名山山之重在泉而幽邃如聽松菴者次之菴之左有茂林修竹觀者謂爲一山之勝吾世墓邇其地舊矣宏治間購於僧而得焉時方考宋丞相李忠定

公居錫之故而恨其未之祠也葢有意於斯者凡十餘年至是幸獲休退而始爲堂於竹間以爲公祠間嘗登而四顧左右前後無非竹者乃顏其門曰尚德書院若謂竹有君子之德凡觀物者尚之云爾然豈徒以物爲哉思古之君子而不可見將誦其詩讀其書以論其世葢狂斐之志如此粤稽三代以來君子之在錫者以至德則泰伯之祠尚矣儒學如寵山諸賢亦故有祠於學凡我後進皆得拜而瞻之公自其祖由邠武來居生長宦學於斯至以梁溪自號則周諸賢之儔也況嘗廬墓茲山義起之禮顧當後舉哉此吾堂之所以作也今夫祠擬諸祭菜則事合稱諸鄉先生則名正肖諸家廟舊本則像眞與子弟諸生歲時率以從事庶幾一陟降間如與公周旋交懋厥修以階聖賢之域葢不知道有隆污而時有古今也抑亦自尚吾志而已矣公之學吾未知其所從受觀其父母葬銘指皆出龜山當亦與聞程氏之道者故其建明經畫太抵篤君臣明彝夏達經權審進退以身任重而不自失焉其忠義激烈千載而下猶能使人興起史稱公有諸葛武侯之心而考亭朱子序其奏議至以天生弼亂許之卽是而觀謂公古之君子其不然哉昔朱子以匡廬卧龍葢之名取諸潭石遂緣

其義爲盡武侯於堂君子爲其有異世之感若公於此精爽伊邇風聲所及學者有師揆之匪盧葢爲感雖同而事則切矣乃若以竹興思寶不敏於龍泉之說竊自附焉天下之君子當有能知吾過者是舉也吾甥華珉實任其勞始於正德庚午七夕成於中秋奉安於重九皆不愆其素奠畢小燕客賦淇澳而退

復五賢祠記

邵寶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季其初四人繼或以意益至九人薇山虞鷹發其實葢而正之損五人益一人是爲五賢五賢者爲鄉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齋先生蔣公艮貴位則龜山中而南面四君子者東西翰公子才遂初先生尤公廷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實列焉事具尤棟氏所爲記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尤多且遂並列無配今考其人莫不節具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間矣君子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於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葢猶夫薇山也然而班邁如故弗革益加其少游於斯讀尤徐之文嘗謂是祠一失則泛再失則雜泛可裁也雜不可辨乎葢亟瞻亟典歎而莫可告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若女冠之

居以修我學宮人或以是爲言汝立乃問于某某謂之曰人之言然盍亟圖之於是屬吾郡貳守盩厔范侯汝霖擇地脩經閣後爲堂四楹中龕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釐正之式復其楊曰五賢凡後所益者則於舊祠祀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節謂某實先斯議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等來請昔韓子稱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道者不當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矣十有八年說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是配其將自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於是乎在書曰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裁泛以義昔之君子遠矣今之君子謂其難也而以名實立辨焉亦昔之君子之志也雖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